

地缘冲突驱动下的全球能源格局重构

□ 李雅兰 单维平 耿文羽

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比超过 50%。油气不仅对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是受地缘政治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始于 2022 年的“乌克兰危机（俄乌冲突）”和今年 2 月底爆发的“中东地缘冲突”不仅深度冲击了全球天然气供应链、重塑贸易流向，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已然超越昔日的石油危机。本文将剖析两场重大冲突的异同，以及其对宏观市场的连锁反应。

一、两场冲突概述：从能源中断到金融冲击

（一）2022 年乌克兰危机（俄乌冲突）：欧洲管道气供应的“硬脱钩”

2022 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导致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纽带断裂。特别是同年 9 月“北溪”管道的非正常中断，使得欧洲直接损失了近 600 亿立方米 / 年的确定性供应。此举导致欧盟自俄罗斯的管道气进口量在 2025 年骤降至 180 亿立方米，较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峰值下降约 90%。这一事件不仅是物理供应的切断，更是全球能源贸易流向的逆转。

欧洲主动切断俄管道气供给后，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在全球市场高价寻找替代气源，导致区域能源进口支出激增，欧元区能源贸易逆差持续走高。为了缓解企业和居民的用能成本压力，多国政府被迫推出千亿级财政能源补贴，挤压公共财政在民生、产业扶持领域的支出，拖累欧元区整体财政平衡与经济增长动能。

（二）2026 年中东地缘冲突：全球航运咽喉的“功能性关闭”

2026 年 2 月底，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性关闭，航运受阻。这一事件导致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受阻，影响了全球约 1200 亿立方米的 LNG 供应，占全球供应量的 20%。

冲突中，卡塔尔部分 LNG 生产线受损、气田扩产推迟。霍尔木兹海峡停运迫使 LNG 船舶滞留，导致海运保险、燃油附加费也同步暴涨，推升全品类大宗商品跨境物流成本，形成全球性输入成本压力，新兴市场能源进口国贸易收支压力激增。

二、两场冲突对能源冲击的共性：市场波动与供应链脆弱性

两场重大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在若干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共性特征：

一是时间节点高度重合。两场冲突均发生在 2 月，正值北半球采暖季末期，天然气需求正处于季节性下行通道。这一时间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即时的供应冲击，但也正值全球能源补库时期，对远期价格预期造成了扰动。

二是触发天然气供应短缺。乌克兰危机击中了欧洲对俄罗斯管道气的“单一依赖”痛点，暴露了点对点管道供应在政治风险下的脆弱性；中东地缘冲突导致全球 LNG 贸易的“咽喉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暴露了全球化航运网络的脆弱性。两者都证明了关键运输通道的不可替代性将是地缘冲突升级为全球能源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三是引发价格剧烈波动。两场冲突均导致荷兰 TTF 和普氏 JKM 两大 LNG 基准价格大幅攀升。2022 年 2 月，JKM 月均价达到 33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同年 8 月，受当时北溪管道供气水平不断下降的影响，TTF 月均价达到近 70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后，2026 年 3 月，JKM 月均价接近 21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TTF 月均价达到 18 美元 / 百万英热单位。虽然从价格的绝对值上看，这场冲突

- “乌克兰危机（俄乌冲突）”和“中东地缘冲突”不仅深度冲击了全球天然气供应链、重塑贸易流向，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已然超越历史上的多次石油危机
- 两场重大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对全球能源冲击存在本质差异：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冲击是市场“紧平衡”基础上的恶化，属于需求侧主动脱钩；中东地缘冲突导致的能源震荡则发生于全球 LNG 产能增长之后，属于供给侧被动中断，是“宽松中的收紧”
- 两场重大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深刻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在冲击中也孕育着新的平衡。全球能源贸易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贸易流向从“逆时针”格局转向“顺时针”新格局。能源转型呈现“短期倒退，长期加速”的双刃剑特征，下游高耗能产业等产业链同步重构。但从中长期看，全球天然气供给更趋多元、价格回归合理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市场在动荡中正向更具韧性的新平衡演进

对全球天然气价格的影响比乌克兰危机时小，但从价格波动程度看，两者的冲击力度却近乎相同。2026 年 3 月 TTF 气价波动率升至 160%，接近 2022 年 3 月 220%的波动率水平；而 JKM 价格波动率升至 280%，接近 2022 年 3 月 350%的水平。

四是均产生了大宗商品联动效应。作为基础化工原料，天然气的价格波动直接传导至化肥、粮食、塑料等大宗商品领域，进而带动相关工业原料价格上涨。2022 年乌克兰危机时，相关工业原料价格大涨，且贯穿全年；2026 年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后，全球工业原料成本快速抬升。

三、两场冲突对能源冲击的差异：背景、机制和宏观响应

（一）供给格局背景差异

乌克兰危机对天然气市场的影响是“紧张中的恶化”。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受上游勘探开发长期投资不足、疫情后经济复苏需求反弹，以及欧洲风电出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天然气市场已经处于持续紧张状态。2021 年，欧洲天然气库存已处于历史低位，TTF 价格在 2021 年下半年已大幅攀升。因此，乌克兰危机并非导致天然气市场紧张的全部原因，而是叠加在已经高度紧张的市场上的一根“导火索”。

相比之下，中东地缘冲突对天然气市场的影响则是“宽松中的收紧”。2026 年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前，全球市场环境已发生根本性转变。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美很多油气公司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在油气资源开发上，持续加大上游投资。2025 年，全球 LNG 新增最终投资决策（FID）产能超 900 亿立方米，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新项目产能集中释放，在 2025 年 10 月至 2026 年 2 月的采暖季，全球 LNG 贸易同比增长 12%。2026 年 1 月至 2 月，TTF 价格同比下降 24%，JKM 价格同比下降 27%，市场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宽松状态。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天然市场紧张，是突发性供应收紧，属于“宽松中的收紧”。

（二）供给中断形式差异

从能源供需中断的机制来看，两场冲突导致的危机存在本质区别。由乌克兰危机产生的能源危机，本质上属于需求侧的“主动脱钩”。欧洲基于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考量，主动切断与俄罗斯的管道气贸易。尽管俄罗斯的天然气管能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破坏，但管道气作为“点对点”的定向供应，其物流路径具有唯一性，替代成本极高。尽管如此，欧盟依然主动选择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人为造成了巨大的供应缺口。

中东地缘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属于供给侧的“被动中断”。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性关闭，直接切断了卡塔尔和阿联酋 LNG 的运输通道。这种中断是物理性的、不可控的，不仅影响现货市场的供应，还波及长期合同的交付义务。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估算，2026 年 3 月至 4

月，卡塔尔和阿联酋的 LNG 供应损失约 200 亿立方米，且受损的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工厂的两条生产线预计需要 3 至 5 年才能恢复，对全球 LNG 市场造成了深远的供应冲击。

（三）市场灵活性差异

两场重大冲突导致的危机对能源市场冲击的最大区别，在于全球天然气市场灵活性不同。从基础设施看，2022 年乌克兰危机时，欧洲市场的灵活应对能力相对有限。彼时欧盟的天然气管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LNG 接收能力不足，尤其是德国在危机前没有任何 LNG 接收站，加上北溪管道的“硬断链”，欧洲一度陷入没有天然气进口的“硬件困境”。而到了 2026 年，全欧洲在过去四年间通过新建和扩建接收站，LNG 接收能力大幅提升，达到约 2.5 亿吨 / 年，增幅达 40%。

从供应能力看，近年来全球 LNG 供应能力的大幅攀升，为天然气供应提供了充足的灵活性。从乌克兰危机前的 2021 年到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前的 2025 年，全球 LNG 产能从 4.65 亿吨 / 年攀升至 5.3 亿吨 / 年，增长了 11%。其中，美国凭借新增液化能力贡献了全球大部分 LNG 供应增量，并于 2023 年取代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最大的 LNG 出口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加拿大等国也纷纷加快上马 LNG 出口项目。正是这些供应增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卡塔尔和阿联酋 LNG 的供应缺口。

从需求端看，乌克兰危机深刻重塑了各国的能源安全观，推动全球主要消费国采取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策略，为国内需求提供了充足的灵活性。

在欧洲方面，进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的管道气高度依赖俄罗斯的供应，占比高达 40%，而 LNG 仅占 22%。2025 年，俄罗斯管道气占比已骤降至 7%，挪威管道气占比提升到 28%，LNG 占比则大幅提高至 47%。而在这 47%的进口 LNG 中，来自卡塔尔的份额只占 8%。这意味着欧洲对霍尔木兹海峡等单一海运通道的依赖度大幅降低，有效缓冲了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在中国方面，能源保障供给体系韧性持续增强。通过大力实施油气增储上产行动，我国已连续九年实现国产天然气增量超过 100 亿立方米，将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降至 40%。在进口布局上，中俄、中缅、中国－中亚三大进口天然气管道保障了我国 20%左右的天然气供应，卡塔尔 LNG 仅占我国年天然气消费量的 6%，极大增强了我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战略主动权。

（四）市场情绪与宏观政策响应差异

两次危机爆发时的全球宏观形势不同，市场情绪与宏观政策响应存在显著差异。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全球处于后疫情复苏阶段，为了恢复经济，各国央行纷纷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全球通胀也开始抬头。从全球油气投资维度看，“双碳”目标长期引导资本向可再生能源倾斜，持续约束油气上游扩产意愿；疫情冲击则带来短期剧烈影响，油气上游投资在 2020

年出现断崖式下滑，直至 2021 年才触底回暖。

鉴于当时的大环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令市场猝不及防，陷入深度恐慌，TTF 价格在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部分亚洲国家因无法承受高价而被迫退出 LNG 现货市场。油气价格上涨形成“输入性通胀”迫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采取激进的加息策略，打乱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

2026 年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走出疫情影响，虽然增长动力不足，但依然保持了 3%左右的增长韧性。全球高通胀得到缓解，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已开启降息周期，释放流动性。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物流、化工、食品、交通服务等价格上涨，形成了供给型通胀，冲突又放大了通胀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率先启动加息，日本的政策利率创下 199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叠加市场上调美联储加息预期，共同推动全球货币政策预期由宽松转向偏紧。

总体而言，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更为激烈，而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市场反应的烈度相对低一些。这得益于全球各国从乌克兰危机中汲取了深刻教训：一方面，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迅速增加 LNG 出口授权，其他 LNG 供应方也加大生产以部分抵消中东的供应缺口；另一方面，亚洲天然气进口国迅速启动需求侧应对措施，通过节能和替代能源缓解天然气进口压力。此外，能源行业也从 2022 年乌克兰危机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欧洲能源企业调整了此前激进的转型策略，重新加大对上游油气勘探开发投入。自 2022 年起，全球油气上游投资重新进入上行通道。同时，欧洲各国开始重新考虑签署 10 至 15 年的 LNG 供应合同，从能源安全的角度锁定资源。

四、两场冲突的深远影响

（一）能源转型的双刃剑效应

两场冲突导致的危机对能源转型产生了双向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刃剑特征。从长期看，危机倒逼能源转型加速。对进口国而言，危机促使进口国加快可再生能源布局，尽可能减少对油气的依赖，实现能源多样化；对出口国而言，地缘风险叠加长期转型预期，迫使传统油气出口国反思单一资源型经济模式，逐步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减少对化石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

从短期看，危机造成能源转型阶段性倒退。由于可再生能源建设周期等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快速填补供应缺口。面对能源短缺压力，很多油气进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拾煤炭”以解燃眉之急。全球煤炭消费出现了阶段性回升，一些国家将煤炭退出时间表从 2030 年至 2040 年推迟到 2040 年至 2050 年，全球碳减排进程有所放缓。

（二）全球油气产业链的重塑

两场危机加速了全球油气贸易格局的重构，推动能源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对俄管道气依赖骤降，大量引入美国 LNG，并积极谋求进口多元化，从挪威、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等周边地区增加进口管道气。全球能源贸易流向从传统的俄罗斯至欧洲的“逆时针”格局转向美国至欧洲和俄罗斯至亚洲的“顺时针”新格局，俄罗斯油气出口重心大踏步向东转移。

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后，各国意识到不能仅依赖单一能源进口通道，加快实施油气进口多元化战略。印度大幅增加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力度，日韩以及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也积极探索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进口油气的渠道，减少对中东油气的依赖。全球油气进口呈现分散化、多极化的重构趋势。

能源供应产业链的重塑，引发了下游产业链的连锁反应。欧洲能源成本的系统性上升，推动化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能加速向海外低成本区域转移；北美依托本土充足的石油与廉价的天然气、水电资源，成为承接化工、低碳冶金产业的重要目的地；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则全链条承压，进口 LNG、化肥价格上涨，推高农业，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当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逻辑是：单纯劳动力成本权重下降，能源稳定度、长期能源价格、气源多元化风险成为跨国布局的第一考量；产业链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 + 安全”双目标。

（三）各国把握能源格局重构的机遇，全面加强能源供应能力建设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提速。乌克兰危机加速了欧洲的 LNG 基础设施建设，欧盟批量投运浮式 FSRU 接收装置、扩建陆上再气化终端，化解了油气接收的硬件瓶颈。俄气东送同步加速，推动中俄天然气管线持续扩容，仅中俄东线进口量从 2022 年的 155 亿立方米增长到 2025 年的 380 亿立方米。

二是促进上游油气投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石油公司纷纷调整过于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中东地缘冲突则推动了全球气源投资的分散化布局，全球能源巨头重新评估非洲、拉丁美洲的油气资产价值，莫桑比克、安哥拉及尼日利亚等国的 LNG 项目及配套输气管道建设加快推进，新兴产区正在崛起。

三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欧盟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推出的 REPowerEU 计划，通过加速项目审批、推广屋顶光伏等举措，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中国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2022 年印发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效显著，我国风光装机增量连续多年领跑全球。202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突破 60%，其中风电、光伏合计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了火电。产业竞争力同步释放，2026 年一季度，我国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增长 45.2%，整机海外订单同比猛增 215%。我国正从传统能源进口大国向新能源装备出口强国加速转型。

总之，两场危机深刻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在冲击中也孕育着新的平衡。

经过两场危机的洗礼，全球油气供应链，产业链韧性不断增强，抗冲击能力逐步提升。与此同时，欧洲和日韩对美国 LNG 的依赖度上升，客观上增强了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使其“能源主导战略”获得更多支撑。

从中长期看，全球油气市场持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供给将更丰富多元，增长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价格终将回归合理区间。展望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因各种地缘干扰出现航运受阻，但最终将恢复正常通行，尽管航运成本或有所上升，但其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长期影响总体可控。

（李雅兰系国际燃气联盟副主席；单维平系北京燃气集团办公室副主任；耿文羽系北京燃气集团办公室专员）



中国证券网微信



上海证券报微信



上海证券报 APP